

泣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饮恨雪耻头颅抛洒犹是热！
着我猎猎红裳驰骋疆场，不求执子之手但求马革还乡！

女枪王

姜金霞 著

NÜQIANGWANG

她被鬼子强暴而死不能，她苦练枪法，成为名震一方的神枪女王
她数次孤身独闯敌营，她短暂的生命之花因反抗凌辱而傲然怒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女 校

姜金霞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枪王/姜金霞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81139 - 736 - 9

I. 女… II. 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961 号

女枪王
NÜ QIANG WANG
姜金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9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736 - 9/I · 082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失身 //1

麦草的上衣被一层层扒下来扔到了地上，脱下的裤子被远远地抛向空中，圆润亮白的胴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鬼子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麦草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你们，你们这些畜生！”

第二章 复仇 //19

麦草站住脚张开嘴大口地喘着气，男子带着人哧溜溜从房上下到垣墙上，男子冲麦草喊：“快下来，一会儿鬼子就会静街的，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藏起来。”

第三章 重见天日 //43

“住口，‘油包四’，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是谁。”麦草摘掉眼镜，一把撕下了粘在嘴上的胡子。

第四章 参加队伍 //73

麦草正要爬出去，白连发的大青马慌乱中跑了过来。麦草抬手一枪正好打在马的脑袋上，大青马咕咚一声随着枪响窝在了一个坟头上，把白连发重重地甩了出去。

第五章 重逢 //107

麦草的目光如利剑般上下打量着手里抓着骰子，一身绸衫、头发油光黑亮的郝书成，她的心呼啦一下子像开了两扇窗，一股欣喜涌上心头，旋即又像被刀割了一般颤抖了一下。愤怒的烈火轰然点燃了麦草微微颤抖的身躯，白嫩的脸颊被体内燃烧的烈焰染成了火红色。

“郝书成，你真好啊，真的活得很好！你也让我找得好辛苦！”

第六章 孤胆英雄 //137

麦草闪到屋门外回身对着冲进院子的伪军一人一枪，伪军随着枪声当时趴在了地上。

“女游击队，不要放她跑了！”桌子下的胡鹞子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第七章 秘密使命 //177

麦草环视了下已经露天的即将倒塌的土屋子，把所有的牛骨头放在了后墙的墙根下：“你们把这堵墙推倒，把牛骨埋在下面，有谁冲出去日后再来取出去。墙一倒咱们就一起向外冲。”

第八章 陷入危机 //211

书成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着头跳了下来，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书成的身体还没着地就被气浪又抛出去几米远，正好落在一棵树旁，身子横着被树身挡了一下，落在了地上，顿时眼冒金星两耳嗡嗡作响，从书成跳离到炸药爆炸总共不到十秒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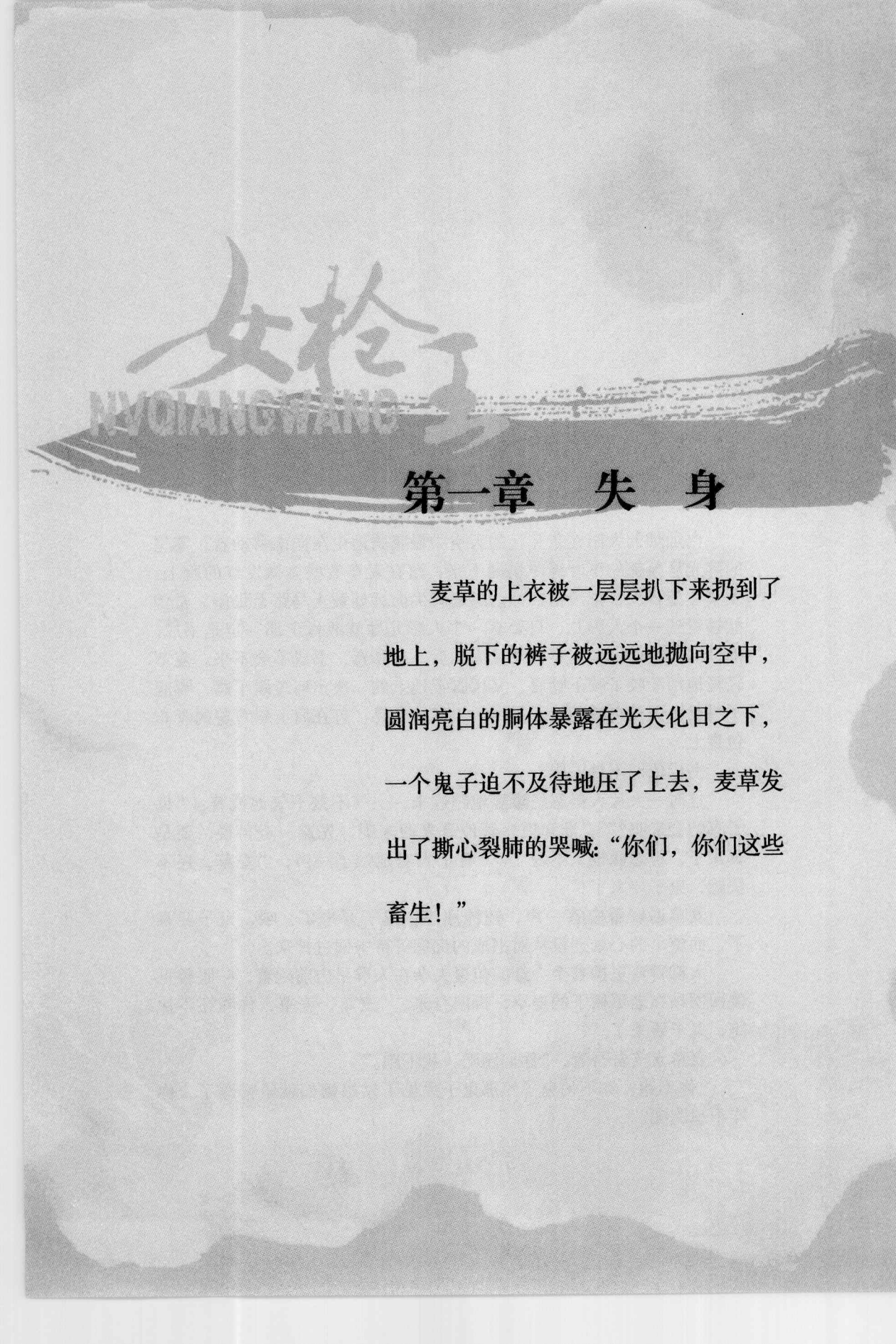
第九章 转战狼坨子岛//241

麦草趴在船板上一枪一个，打死了三个海匪，海匪连滚带爬一窝蜂躲进了舱里。“海匪头子李战奎在哪个船上？”麦草向着郝书成的船上大声喊。

第十章 战地红花 //275

那是战地的红花，生命的红花，如此绚烂，如此耀眼夺目！深深刺痛了每一个战士的心！

“麦草！”郝书成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扑向了那一片片血红血红的碎花！



女枪

NIUJIANG WANG

第一章 失身

麦草的上衣被一层层扒下来扔到了地上，脱下的裤子被远远地抛向空中，圆润亮白的胴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鬼子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麦草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你们，你们这些畜生！”

1

白灿灿的太阳在灰瓦瓦的天空中慢腾腾地由东向南移动着，零星的碎光从葱郁的枣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麦草有些微微发红的脸上。麦草望望日头，把手搭在额前踮起脚尖向远处黄土马路上张望，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人影儿，只要有一个人影儿她就敢肯定那一定是书成，他们已经约好了在老枣树下见面然后一起私奔，书成不会不来。麦草轻轻地用牙咬了咬下嘴唇，又用脚把地上的一块土坷垃踢了踢，嘟起了嘴巴，一根乌黑的辫子在身后生气地晃晃，打在肩上斜背着的青布包裹上。

书成依旧不见人影。

这时一大片人群忽忽隆隆地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鬼子真的会来吗？”“谁知道，管他真来假来呢，先避一避再说，要是真来了，再想躲也来不及了。”有个人对她喊了一声，“麦草，还不快跑，鬼子要来了！”

麦草迟疑着应答一声，钝钝地想，鬼子要来了，哦，鬼子要来了，而整个的心劲还没从对书成的痴痴等待中回过神来。

大柳臂弯里携着个火红的包裹夹杂在人群里向前跑着，一眼瞥见傻愣愣站在老枣树下的麦草，折回身来，“麦草，麦草，你咋还不快跑，鬼子要来了。”

麦草支支吾吾着，“你们跑吧，我不跑。”

“你不跑？你不怕鬼子？那鬼子兵见了姑娘媳妇就给糟蹋了，你咋不想跑呢？”

“我不跑，那鬼子兵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家里也有姐妹，不一定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坏。”

大柳急了，“我说麦草，这样的时候你可别犯傻呀，要是鬼子兵真来了，有你后悔的，他们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心善，你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跑吧。”说着来拉麦草。

“大柳，你们跑吧，我不跑。”麦草双手死死地抱住枣树干，任凭大柳怎样拉也不松手。

大柳娘颠着小脚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柳啊，你不快跑还磨蹭啥？”

“娘，麦草她犯傻不跑。”

“草啊，快跟大娘一块儿跑吧，那鬼子兵坏着呢，这会儿可不是耍小性儿的时候。”说着也来拉麦草。

麦草还是使劲扣住枣树干，“大娘，大柳，你们跑吧，我不跑，我不跑。”眼里涌上来一汪泪水。

“麦草，你咋这样死心眼呢？”大柳掰开麦草这边紧扣的手指，那只手又扣紧了。

大柳娘瞅瞅往前奔跑的人群急得颤了声音，摇摇头撒开麦草，拽起大柳就走，“柳啊，不能再耽搁了，晚了要坏事的，咱走吧。”

大柳随在娘的身后扭回头来朝麦草喊，“麦草，你要小心啊，千万要小心啊。”

逃命的村民像风一样哗啦啦地刮过去了，麦草还站在树下固执地等着。她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两个问题：书成为啥还不来，难道他变心了？鬼子兵真的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可怕，那样没有人性？麦草像一株嫩草挺立在枣树下，观望着这个未知的世界。

村里村外静悄悄的，没了一丝声音，静寂得能够听到嘭嘭的心跳声。麦草的脸涨得更红了，红晕从白亮亮的面颊上泛出来，像打了红釉的白色陶瓷。

村子里响起了疯狂的狗吠声、鸡扑棱着翅膀惊慌的咯咯声和羊群时紧时慢的咩咩声。砰的一声枪响，一只狂叫的狗躺在地上脑袋开了花，其他的狗在惊吓中逃窜。鬼子见不到一个人影，端着刺刀闯入几户人家，都是空空的，就用刺刀胡乱地把东西挑翻在地，把值钱的东西随手揣在兜里。

鬼子到村子外，发现了站在枣树下的麦草，哟稀，花姑娘的，大地好，花姑娘的有。几个鬼子露着狞笑向麦草逼了过来。麦草看到

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刺刀和蜂拥而来的鬼子，两腿开始发软了，身体哆嗦着向身后的枣树上靠去，抬起手指着步步围上来的鬼子颤着声音，“你，你们别过来。”

两个鬼子淫笑着扔了手中的枪扑过来把麦草按在了地上，一个撕扯上衣，一个脱她的裤子。麦草尖叫着用手胡乱阻挡着，两条腿使劲蹬向脱她裤子的鬼子，又有几个鬼子扑了上来。麦草的上衣被一层层扒下来扔到了地上，脱下的裤子被远远地抛向空中，一具圆润亮白的胴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鬼子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麦草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你们，你们这些畜生！”

空中突然刮起了一股巨大的旋风，一根拇指粗细的枣树枝齐茬从枝干上折了下去，带着呼呼声砸在一个鬼子兵身上，有两个鬼子兵被狂风掀出去摔在地上。明亮的天空在飓风的横扫下暗了下来，漫天飞舞的沙土弥漫了天地，一片片枣叶刷刷地从老枣树上刮下来。鬼子被狂风和飞沙旋得左摇右摆，头晕目眩，口里塞满了沙土，使劲抓着岌岌脱手的枪惊骇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风静沙止，乌云散了。

失魂落魄的麦草从地上爬起来，头发一蓬蓬披散着，沾满了乱草和泥土。麦草不知道是怎样把衣服穿在身上的，只觉得天在不停地旋转，地在不停地旋转，身子轻得像一片羽毛在地上飘着、晃着，晃着、飘着，耳朵里嗡嗡地响，脑子里一片空白。

麦草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门口，院子里传来麦联哭哭咧咧的叫骂声，“死丫头犯死傻的不知道躲了，糟了这样的事，让我可怎么活呀，牛包四老爷那里我可怎么交代，让我盼了多年的老白干呀，这回是没有福分喝了，没有福分喝了。”

麦草两腿直挺挺地迈进院门口，又直挺挺地越过麦联向屋子里走。

“你个死丫头，你还有脸回来呀，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被……”

“天啊，老天爷呀，可怜可怜我吧，让我怎么办啊，我答应了牛老爷的亲事全黄了，俺那闺女不能给他做小了。天啊，那些酒啊，让我心疼死了！”

麦草带着一脸的麻木进到屋子里，把自己卷成一团缩在炕角，扒下身上的衣服，拿布慢腾腾地使劲由头到脚搓着，像要搓下每一寸皮。直到搓累了，身上的皮差不多要快搓烂了的时候，才把身子弓起

来，头拱着炕跟死了一般一动不动。

天色划开一线亮光的时候，麦草穿好衣服出了家门，身后的大街上不时响起院门小心翼翼开开又关上的吱吱扭扭声，随后传来一声叹息，“好好的一个闺女，可惜了，先前咋就不躲呢？那些狗日的，狠。”

清亮亮的鬲河横亘在麦草面前，风打在水面上一层细小的波纹便隐入水底不见了，麦草把一只脚迈了进去，鞋子很快就湿了，然后是另一只脚，刚进去就被一团淤泥缠住了，接下来是蹲下的身子，衣服被水涨得鼓了起来，再接下来是头没了下去，从下面泛起来一串串汩汩作响的水泡泡。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又一阵风旋过来，水面上激起的波纹涌到岸边停住了，歇脚一般。天上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

2

麦草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四壁斑驳光线昏暗的土坯小屋里。她记起有个男人曾经拍打她的后背，她吐出来好多水。麦草动了动身子，四肢绵软无力，这时一颗蓬乱的脑袋凑了过来，一双直勾勾的眼睛和一口黄牙把她的两眼刺了一下，她重又把眼闭上。

男人走开了，麦草听到碗勺碰撞的叮当声。“这里有粥，你喝，喝了才有力气。”

麦草紧闭着嘴巴，没有说话，男人说话时口里散发出来的臭气熏得她喘不出气来。

男人端着粥碗站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话，“我叫李跑，从小没爹没娘，光棍一个，是我把你从河里救起来的。干吗寻死呀，活着多好，干脆你就给我当媳妇吧，我除了赌赌钱、喝喝酒没有别的毛病。老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长得怪好看的，死了多可惜，给我当媳妇吧！”

麦草把头扭到了一边。

“答不答应，随你的便，反正你的身子被我看了。”

麦草抽动了一下，泪水从紧闭的眼角流了出来，她赤身裸体地躺在被子里。

李跑趿拉着鞋走了出去，麦草听到淅淅沥沥的水声。李跑撒完尿提着裤子走了回来，把小屋的门用脚咣当一声关上，顶上一截手腕粗细的木棒，屋子里顿时一片黑暗。

李跑脱光了摸到床上，“你昏迷那会儿就想把你干了，可又怕把你的小命弄没了。”说着掀开被子一把抱住了麦草，“乖乖，我的娘啊，抱着女人的身子这样舒服呀。”

麦草的大脑一阵阵眩晕了起来，比屋子更深更厚的黑暗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推着她往下坠，越坠越黑，越坠越深，越坠越冷。

李跑在麦草的身上疯狂地扭动着。

几颗星星疏疏落落地悬在天穹里，这个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风。

麦草从昏昏沉沉中苏醒过来，模模糊糊地记起昨晚的事情。屋子里没人，小屋的门关着，迷离的光线从低矮的窗子里透进来。躺了一会儿麦草挣扎着坐起来，把身上臭烘烘的被子撩到一边，拿过堆在床角的衣服机械地穿上。衣服还未干透，潮乎乎的。

麦草摇晃着身体走到门口去开门，门被从外面锁上了。麦草环顾了一下屋子，一张床，床上一张油腻腻的破被子，少了一条腿的凳子趑趄着靠在墙上，上面放着两只碗，一只里面盛着粥，最为显眼的是北墙上挂着一支猎枪。

麦草重又走回床前，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把斧子横在床角，露着锈迹斑斑的斧头。

麦草两手抱腿坐在床上，书成、日本兵还有李跑在她的脑子里挤来挤去，把她的脑袋挤得快要炸开。一滴眼泪吧嗒一下落在床板上。

麦草把头使劲地摇晃着，两手插到头发里薅住一把向上拉，然后不停地薅不停地拉，接着泣不成声地捂住脸哭了起来。

窗外有马的嘶鸣声、吆喝声还有女人的哭喊声。一声清脆的枪响让麦草打了一个激灵，她从床上忽地跳下来扑到窗前，窗户上没有窗扇，只用几根木棍插到土坯里当做窗棂。

十来个鬼子骑着马手里提着枪，把两个姑娘围在了中间，两个姑娘蹲在地上抱在一起身子不停地发抖。马在原地踢踏着，鬼子看着一路被马队追赶而来又惊又怕呜呜哭泣的姑娘，开心地发出了狂笑。有个鬼子抬枪向两个姑娘射去，子弹打在她们脚边的泥土里，弹起一片尘土又飞向远处。两个姑娘惊叫着身子向另一边倒去。鬼子又是一阵狂笑，一个呜哩哇啦喊了几句，其他的就从马上跳了下来向两个姑娘

扑去。两个抱在一起的姑娘被鬼子撕开，转眼就被扒光了衣服。鬼子一个个轮流在两个姑娘身上纵情地发泄，麦草两手抓着窗子上的木棍，牙把嘴唇咬出了血，身体颤抖着闭上了眼睛。两个姑娘开始还不停地挣扎和哭叫，后来就没有了声音。一阵马的嘶鸣，鬼子的马队如旋风般从两个姑娘身上踩踏而去，马蹄扬起了滚滚烟尘。两具血肉模糊的胴体叉开着两腿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一个姑娘的肚子被马蹄踏破，肠子流了出来，身下是一摊鲜血。另一个睁大着双眼瞪着白蒙蒙的天空，充满了惊恐和痛苦，一只手扎开着，五指僵硬地伸出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麦草才缓过神来，她疯了般地把头撞向窗棂，一边尖叫着，“畜生，这些畜生！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报仇！”

李跑一手提着一只鸡，腰里拴着个酒壶，哼着小曲一步三摇地晃了回来，地上血淋淋的尸体吓得他妈呀了一声差点儿坐到地上。

麦草听到喊声一看是李跑，心里骂道，“这个恶棍，我的身子也给他糟蹋过了，他比那些鬼子好不到哪里去，我要先杀了这个狗娘养的！”

麦草冲到墙边伸手取下猎枪，三下五除二就上好了火药。父亲麦联也有这样一支枪，平日里打鸟射雁，冬天的时候用来打兔子的，她早就跟父亲学会了怎样使用，还亲手打死过一只兔子。麦草把枪支在窗口，枪口对准了李跑，砰的一声响，麦草被震得双手一麻差点儿把枪扔了。一团烟雾从李跑眼前升起来，李跑“嗷”的一声用手捂着裤裆痛得在地上跳了几跳，裆里那截东西还有大腿上的一块肉被打得血肉模糊。下身的疼痛触电般旋即传至头顶，李跑的脑袋一晕摔倒在地上，裤裆里血糊糊的一片。李跑死尸一般在地上躺了几十分钟，一阵剧烈的疼痛过后他清醒了过来，“我的命根子呀，我的命根子！”

麦草把鸟枪重新在窗台上架好，对着李跑。李跑冷不丁一抬头望见了自家窗口黑洞洞的枪口和站在窗前披头散发的麦草。“你个狠毒的女人，我救了你，你咋对俺开枪呀，还打俺这致命的地方。昨天晚上咱们睡到了一个被窝里，虽说没有拜堂，可也算两口子了，你咋还忍心开枪打你的男人？打哪里不好，偏偏打中这命根子，你好恶毒呀。”李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闭上你的臭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折你的狗腿，赶紧把门打开。”

李跑拖拉着受伤的身子坐在地上往后挪蹭着，不再张口骂了。

“想跑？那就看看是枪快还是你的腿快？”

汗水从李跑的头上滴滴答答地落下去：“好姑奶奶，你别开枪，我开门，我给你开还不行吗？”

麦草背着鸟枪来到门外两具尸体前，大着胆子蹲下身子，哆嗦着替她们把眼睑合上。麦草还没来得及站起来，被李跑从后面用一只胳膊勒住了脖子：“你个狠心的女人，我勒死你！”

麦草使劲挣扎着想用手掰开李跑的胳膊。李跑反而勒得更紧了，麦草被勒得喘不出气来。

李跑的汗水湿透了麦草的上衣，麦草的头发像过了水。麦草的力气越来越小，脸憋得通红。

突然李跑大叫一声撒开勒住麦草的胳膊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3

太阳高高地悬在天上，照得大地上的庄稼、河流、小路、荒草都亮堂堂的。麦草肩上背着鸟枪，手里提着斧头毫无目的地沿着乡间野路走着，走累了，就坐在路边歇口气，饿了，就把怀里的饼子掏出来啃上几口。风吹过来，把她一头乌黑的散发吹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从侧面望过去，像一尊雕塑，从那里散发出来的光晕是冷而刚硬的。

麦草不时地用手握紧了鸟枪，这支救了她的枪。李跑还有那两个姑娘血淋淋的尸体像梦魇一样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缠绕不休。她用枪托正好顶在了李跑受伤的裆里，李跑鬼哭狼嚎般躺在地上捂着血糊糊的伤处，夹紧了还在流血的两腿滚来滚去。麦草拿袖子抹了抹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挥起枪托朝李跑的头上砸了下去，李跑便乖乖地不再动弹了。

枪让麦草找到了力量 and 安全感，更找到了活下去的支撑。枪真是个好东西，她庆幸自己那混账爹教会了自己打枪。

有了枪麦草不再怕了，就是遇上鬼子她照样敢打那些狗日的！

麦草把斧头放在脚边，甩甩发酸的手腕，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草棵里，拿衣袖抹了把脸，她身上穿的是无赖李跑的衣服。麦草不想回家，麦联的叫骂声还在她的耳边飞旋。父亲是要把她送给油坊老板牛包四做小，牛包四许给他十坛陈年老白干，用女儿换酒只有他麦联干得出。

砰，砰，砰，远处骤然响起了枪声，麦草噌地站起来，一手提着

斧头，一手抓紧了鸟枪。麦草闪到一棵大树后，心怦怦地急跳了起来，接着是一声声沉闷的轰响，硝烟弥漫了前面的天空。麦草听到了嗷嗷的惨叫声。

她抓着枪顺着一条岗子往前跑起来，枪弹声让麦草兴奋异常。她看清了前面岗子下背对着她的黑压压的鬼子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气血在她的身体里翻涌。

“好，炸得好！打，狠狠地打！把那些畜生统统杀掉！”麦草忘情地喊了出来，泪水顺着脸颊淌下去。幸亏她的喊声被密集的枪弹声淹没了，不然她很容易被鬼子回过身来一枪给打死。

又是一片急促的机枪声在爆炸声的间隙里响起来，猛烈的火舌在空中飞舞，鬼子的机枪火力把对面农民打扮的游击队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了还击的能力。麦草急得心快跳到了嗓子眼，她把自己的土枪上好了火药趴在岗子上对准了打机枪的鬼子。

砰，麦草的枪响了，沙子飞出去一大片，可惜离得远了根本打不中鬼子。麦草把弹药袋从腰间抽出来重新把火药装到枪膛里。她猫着腰往前跑，离鬼子越来越近，心里反倒不怕了，只剩了一个念头，杀鬼子，今天就是死也要亲手杀死一个鬼子，即使被鬼子打死也甘心了。

麦草藏身到草丛里，把枪口瞄准了鬼子的后脑勺，手心里渗出了汗水。她把手在衣服上使劲擦了一把，稳稳心劲对着鬼子扣动了扳机。砰，沙子在鬼子头顶上飞了过去，还是没有打中，麦草沮丧地把头埋在了两臂间。

就在麦草低头的时候，嗖，一颗子弹擦着她的耳边飞了过去。鬼子发现了从身后打来的流沙，调转过枪头向她还击了。哒哒哒，接着又是一梭子子弹打过来，麦草出了一身的冷汗，趴在草丛里一动不敢动。

鬼子见草丛里没了动静就不再往这边打枪了，转回身去继续把枪对准了对面的游击队。

麦草拿袖子擦了下额头上的冷汗，把袋子里剩下的火药全部上到了枪膛里。只有这些弹药了，能不能打中只看这一次的，麦草咬紧了嘴唇又瞄准了敌人。

砰，麦草扣动扳机后闭上了眼睛，火舌停止了跳动，鬼子机枪手不动了。麦草激动得差点儿喊出了声。

轰，又一颗手榴弹落在了鬼子堆里，鬼子的尸体被炸飞了，一只

血肉模糊的手臂正好掉在了麦草身边，落地后手指还在不停地动弹。

麦草闻到了尸体被火烧焦的臭味和血沫飞溅的血腥味。

鬼子与游击队展开了肉搏战，尘土和硝烟飞腾起来，不时地有鬼子和游击队员倒下去，麦草清晰地听到了刺刀捅进肚子里的噗噗声和人头被大刀砍下来的喀喀声。一个游击队员横着大刀顶住了鬼子的刺刀，游击队员的腿上往外流着血，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

麦草忽地从草丛里爬了起来，提着斧头奔到了鬼子身后，在鬼子的刺刀就要刺中游击队员的瞬间，麦草双手挥着斧头砍到了鬼子的脑袋，咔嚓一声，一股鲜血噗地喷出去老远。麦草张大了嘴巴看着鬼子直挺挺地倒在了自己的脚下，斧子还擎在空中。

“哈哈，我又杀了一个鬼子，我又杀了一个鬼子！”麦草欢叫着浑身打着哆嗦。一个鬼子冲着麦草的后背刺了过来。“闪开！”被救的游击队员手疾眼快一把推开麦草，举着大刀砍了过去，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像爬行的蚯蚓。大刀喀喀一下砍在了鬼子的脖子上，而鬼子的刺刀同时刺入了那个游击队员的前胸。游击队员慢慢地倒下去，血汨汨地染红了麦草的眼睛。

麦草大喊一声：“我和你们拼了！”把斧头挥向了激战中的敌人。她的脸上和身上沾满了鲜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头发被汗水湿透，一缕缕粘在头皮上。哧的一声，麦草感到一股凉凉的液体从脖子里流出来，她两腿一软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麦草醒来的时候，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了枪弹声和震天的喊杀声。她觉得身上死沉沉的，仔细一看，一个鬼子趴在她的身上，半拉脑袋不知了去向。麦草差点儿又晕了过去。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姿势的尸体，空气里还充斥着硝烟和血腥的味道，却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她脖子生疼生疼的，用手一摸，黏黏的血，脖子被鬼子的刺刀划了一个口子，幸亏不大，已经不流血了。

麦草用尽力气把鬼子的尸体推到了一边，抽出两条麻酥酥的腿，坐在地上喘了一会儿。这是一片开阔地，全是荒洼漫野，没有庄稼，里面有纵横交错的壕沟和高高的沙土堆。一阵冷风吹过，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麦草不忍观看这战斗后的惨相，地上的荒草被烧得焦黑黑一片片，血水渗入到泥土里，一道道的黄土染成了暗红色。她站起身来，颤抖着走进死人堆里辨认着游击队员的尸体，一共 23 具。有的肠子流了出来，有的脑袋上被打了个洞，花红脑子僵在那儿，有的

手臂和头都没有了只剩下半截身子……

她抬起冰冷僵硬的手臂把游击队员的尸体一具具拖到一个壕沟前放成一排，给他们擦净脸上的泥血，理一理凌乱的头发，把他们的衣服抻平了。她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却感觉比自己的亲兄弟还要亲。她一边整理着一边不停地念叨，英雄的好兄弟，你们安心地走吧，我会把你们埋葬起来的。她在尸体中找到了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然后开始把看到的枪支搜集起来堆在一块儿。这时天空中飘起了雨丝，依旧没有人来打扫战场。雨丝洒到伤口上，丝丝拉拉地疼，麦草的脑子里空荡荡的。

麦草仰望天空，让雨丝毫无遮拦地打在脸上，然后开始把游击队员的尸体一具具推到壕沟里，用大刀把沙土一下下推下去掩埋。雨丝变成了雨滴啪嗒啪嗒地落在麦草弓起的后背上，雨水把土和成了泥，粘在大刀上使刀越来越重。

麦草的两臂抬不起来了，她把头埋在地上休息了片刻撇了大刀，干脆用双臂把泥土推进沟里。沙沙沙的雨声里，一个女子匍匐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推着泥土筑起了一座战场上埋有23人的墓冢！

雨还在不停地飘洒，是为英灵们默哀哭泣！

4

麦草在土窑里栖身几个月了，脖子上的伤口已经愈合，身体也渐渐恢复了体力。远处是一大片枣树林，青青的枣子已经变红，吃到嘴里脆甜脆甜的。天刚微微亮，麦草来到枣林前，望着密密麻麻的亮晶晶的小枣，抬手打出去一个石子，啪嗒，一颗红彤彤的枣子从枝头上应声落了下来。

她从腰间抽出一支盒子枪，上好子弹，瞄准一棵婆枣树上的婆枣扣动了扳机，啪，一声脆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随着一颗婆枣的坠落几片绿油油的叶子扑簌簌震落下来。麦草用衣袖擦了擦冒着袅袅青烟的枪口。从带回来的几杆枪中，麦草最喜欢的就是这支盒子枪了，跟大枪相比盒子枪拿在手里比较方便，也容易携带。开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举起来费劲，不习惯，也不会打。幸亏有个雨天在窑外救了一个晕倒的男子，胳膊被子弹打伤往外流着血。麦草把那男子救到窑里，是那男子教会了麦草怎样用枪，还教她怎样打飞石。麦草天资聪明，本来就会打鸟枪，很快就记住了怎样使用大枪和手枪。